

# 狱医和《石头的故事》

■本报记者 陈梦吉 通讯员 徐卫青

又是一个能把影子晒蔫了的夏日。

朱明星匆忙吃完盒饭，带着被确诊患了脑膜炎的服刑人员，一路从安吉赶往浙江省青春医院。一切顺利的话，他可以当晚赶回家，吃到妻子准备的晚饭，然后洗洗自己略显稀疏的头发。

对朱明星来说，行医是他这二十多年工作生涯中的关键词。上世纪80年代，朱明星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成长为军人，凭自己的努力在南京军区某部当上了卫生队副队长。2006年，朱明星从部队转业回乡，在乡镇机关和南湖监狱之间选择了后者，成为监狱医院的一名基层民警。

2009年初，朱明星开始构思《石头的故事》，值夜班有空时便写几句，几个月下来写了两三千字。写这个故事的动力，源于他和一名服刑人员的对话。

那次也是送一名服刑人员去医院，途中服刑人员感叹朱明星一定家庭幸福。

这番对话，让朱明星想起了家乡的一块大石头。这块石头已在朱家呆了好几辈，似乎颇有来历。前两年《蜗居》剧组到安吉县拍戏，向朱明星租用了这块大石头，付了他几万元的租金。然而这笔钱如何分配引起了朱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。无可奈何的朱明星最后请来了律师，按照法律规定作了分配。

朱明星常常把这个故事说给服刑人员听，以此说明法律的重要性。久而久之，朱明星产生了把它变成文字的想法。于是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“故事的背景是我家这块大石头，但是《石头的故事》里最重要的部分，是律师如何按照法律办事，并且让大家都信服的过程。”朱明星说。

《石头的故事》当年便在全国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优秀奖，是浙江省监狱系统唯一获得奖励的。

在《石头的故事》之后，朱明星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30多篇教育改造方面的文章。然而由于医院工作太忙，两年没能好好写个故事，他又觉得手痒。最近，他从服刑人员和他聊天过程中反映的普遍问题中找到了灵感，打算在今年内写一个关于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如何面对亲情、家庭和社会压力的故事，希望能用文字为困惑中的服刑人员指点方向。

## 送你到新岸

■本报记者 陈梦吉 通讯员 周晨 梅晓飞

10天前，小军(化名)从省强制隔离戒毒所走了出来。回到四川老家休整了一星期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返回了杭州。这一次，他不是去找毒友，而是去当工作。昨日，在省强戒所教育科副科长叶振涛的陪同下，小军满怀希望地前往曾签订了就业意向书的余杭某制衣企业。

制衣厂总经理高女士热情接待了小军，向小军介绍了制衣厂的概况、各车间流水线岗位特点等，并为他安排了食宿。在总经理办公室，小军与高女士签订了正式用工合同。“既然决定来了，那就要静下心来，安心工作，在这里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从基础做起，慢慢熟悉各个程序，争取以后能够独立跟单，就算是在这个行业里成功了。”高经理和他说。

“希望你能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，好好开始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再碰毒品。今天好比是一条河流，你的过去就让它停留在身后，现在我们送你到河对岸新的码头，今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自己，生活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是咬咬牙，困难总会过去的。”叶振涛告诉小军。

## 姐姐的六双鞋

■乔司监狱九分监狱 谭明志



我出生在贵州桐梓一个特别困难的家庭，父亲是个瘸子，母亲是个弱智。父亲在快四十岁时才生下我姐，姐长我8岁，因家境的贫寒，姐没上过学，很早就帮父亲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。打柴、挑水、喂猪、洗衣、做饭……姐什么都干，小年纪便操持家务。

为了供我上学，姐时常到镇上做小工，挑泥灰，有时一干就是一个冬天。姐

的手脚都冻裂了，挣的小工钱自己却舍不得添件衣服，除了给我交学费就是补贴家用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每天都是姐接送，每每这时，我就向姐撒娇，要她背，姐就逗我说：“姐背你可以，你以后要怎么对姐好？”我就乖巧地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给姐买好多好多花衣服。”姐说：“姐不要花衣服，姐要你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。”然后，乐呵呵地背起我。

听到我入狱的消息后，姐又气又急，伤心之余觉得不能不管我。在和姐夫商量后，她安顿好年迈的父母和一双年幼的女儿，卖掉了家里的猪，凑齐路费，又亲手给我做了6双鞋，只身一人从相隔千里的老家来探监。那次探监之后，姐为了能经常关照我，让我安心改造，她决定长期留在杭州。这些年，姐先后在建筑工地做小工、到垃圾中转站装垃圾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。刚刚白胖的脸又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人也瘦了很多……

每次会见看见姐憔悴的身影，我的心就像针刺一般的痛，悔恨的泪水在脸上肆意横流，可眼含泪花的姐却强展笑容安慰我说：“爹娘你不要担心，我会照顾好的。你要懂事听话，用心改造，争取早日出来。你还年轻，以后只要走正道，会有好日子过的。”

面对情深堪比天高地厚的姐，我除了一次次在心中默默地为姐祈祷祝福之外，惟有加速改造步伐，争取能够早日回到姐的身边，为姐做点事，让姐不必再为我而操劳。

## “老夫子”来信

■省一监九监区 张成龙

当某个清晨剃胡须，发现镜子里那张脸上的额头已经有了细细的“抬头纹”时，我才惊觉，岁月竟然无情地在我的脸上留下了它的痕迹。当时间的年轮碾过四十多道车辙时，我的心和我的思想也仿佛被一道道车辙碾得失去了感觉，我发现，我已经失去了做梦的能力。四十几岁了，这还是个做梦的年龄吗？我自嘲地笑了笑。

谁都知道，做梦是十几岁孩子的专利，他们天真无邪，他们朝气蓬勃，他们有着奢侈的时间供他们挥霍，他们有着长长未知的路供他们探索。现在的孩子谁都知道张爱玲说过的：“出名要趁早”，你看那些电视上的“小大人”、那些“超女”、那些“快男”，哪个不是十几、二十岁？梦，就这样与我们告别了吗？我有些不甘，可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

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梦想，还可以做梦，是源于收到一封来自大墙外的信。信是我中学语文老师写来的，今年

已72岁。信中，除了满满一张纸的叮嘱外，还有一张是他获得市老年人舞蹈大赛银奖的复印件。看着手里这张舞蹈大赛银奖的复印件，我怎么也无法把它和那个满口“之乎者也”的“孔夫子”老师联系在一起。老师的古文非常好，平时讲话也喜欢引经据典，于是，大家在背后都叫他“孔夫子”。在读了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之后，大家干脆叫他“之乎者也”。“孔夫子”也好，“之乎者也”也罢，全都因为老师是个老古董，可是这个老古董竟然赶起新潮流来。

看过信后才知道，原来老师5年前因为高血压、心脏病住进了医院，一躺就是半年多，出院后，医生嘱咐他要多活动活动，少坐多走。在老伴的陪伴下，他走进了老年大学，学起了舞蹈……

梦想！72岁！这两个词一次次在我的脑海里交替、碰撞。碰撞中，如麻的思绪也渐渐清晰起来：原来，老师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，人无论是坐着、躺着，还是走着，随着365个日子过去，都将增长一岁。一年中有人收获，有人虚度，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你的心中是否有一个叫做“梦”的东西。

原来，做梦并没有年龄的限制，而在乎你是否有做梦的冲动和勇气。

## 几十篇 小作

■南湖监狱三监区四分监区 张兴根

今日休息，闲来整理“书香监区”活动以来自己所写的小作，不知不觉竟有几十篇之多，心中不免有一丝小小的得意。从前甚少执笔，更不会写散文诗歌，最多就是在文件上批个“同意”或者“请落实”，完了再签个大名，有时连名字都不写全，只

写个姓，真有点惜字如金的味道。

实则这是人的惰性使然，亦或是我的心态太过浑浊，静不下心来读几本好书、写几篇小文。现在倒挖掘出了潜力来，虽然算不上出色，但至少能组字成句勾勒出一二来。

宁静致远淡泊名利，当年近半百之时，终于有所领悟，也不算太晚吧。现在的心情平复多了，日子也不那么难熬了，偶尔触景生情心中郁结，写下几段有感而发的拙品，立即郁闷大减，写作真不失为一剂良药啊！



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联办  
浙江法制报社

## 唤醒灵魂

■南湖监狱八监区六分监区 金培林

年年的花开在岁岁的枝头  
霞光泄溢，华美而无上  
我该在旭日东升时把握自己  
时间的尘土抱着我，就是一种  
昭示  
剥去昔日的狡诈和虚伪  
忘却令人不堪回首的过去

将曾经愚昧的灵魂唤醒  
痛改前非  
重新审视人格言行、道德修养  
让你的行为，  
符合身边特殊  
环境的要求  
在春华秋实的  
季节里  
从改造中拾取  
新生的硕果



## 如影相随 (国画)

■省四监 李小聪